

## 女兒的成長

### 南方壺

短暫的兩週眨眼便過，女兒又回美國去了。即使經過了 11 天，我仍無法理解，女兒確實真的曾經回來，而且又回去了。那瓶她吃完的澎湖名產—魷魚片，空瓶仍一直在我研究室的桌子上，我也不想丟棄。她什麼時候再回來呢？暑假。一學期上課 16 週，加上 1 週的春假，共有 17 週，119 天。已經過了 11 天，還要 108 天。

這週是我們的考試週，通常我改考卷，是一題一題改，這樣給分較一致。有些較差的考卷，改一改，發現卷中其他幾題都沒怎麼寫，或者剩下的已較好改，就先將那份改完。對大班的考卷，常不知何時可改完。改改停停，我會算一下，還餘幾分之幾。譬如說，總共有 6 道考題，共 60 份考卷。則若改了 2 題，且有 10 份已完全改完，便餘  $4/6 \times 50/60 = 5/9$ 。9 分之 5，也就是差不多只剩一半了。這個剩幾分之幾的數字，自然是愈來愈小。每算一次，心情就更愉快些，覺得離改完愈來愈近了。

自女兒上大學起，等女兒的回來，常也是用這個方式。經常在算還有幾分之幾的時間，她會回來。如果是算還有幾天回來，總是一個大數字。算還有幾分之幾，便是一個小於 1 的數字，感覺上好很多。

心在南方

初中時（那總差不多是四十年前），曾看過一篇小說。故事開始的背景大約是民國8年，五四運動那一陣子。一對南方的父母努力栽培他們的獨生兒子。兒子很上進，考上大學。那個時代進大學，難度差不多相當於今日的讀博士班。接著便是對日抗戰。局勢愈來愈不好，一些大學陸續遷到大後方。父母遂讓兒子與青梅竹馬的女孩完成婚事。不久後，兒子隨著學校到後方。懷孕的媳婦則與父母留在老家。兒子一去多年，幾乎沒有音訊。在艱苦的環境下，媳婦帶著幼兒與公婆，在戰火中存活了下來。抗戰勝利，盼望多年的夫君終於回來了。早已完成了學位，但卻帶回一個女伴。並表示他只能在家待一、兩天，因他還有工作。原來兒子在抗戰期間，加入了共產黨。

父母自然很生氣，從小乖巧的兒子，居然忍心拋棄這麼嫻淑的媳婦，以及聰慧的孫子。他們這幾年在淪陷區能夠度過煎熬，就是因對兒子的盼望，沒想到換回兒子對這個家庭的背叛！老天公平嗎？

勝利的愉快氣氛沒維持多久，戰火又起。公婆，媳婦帶著孫子，渡海來台。他們再度辛苦地栽培孫子。孫子很孝順，也很爭氣，書唸得很好，大學畢業服完役後，想要出國留學。祖父母想到當初就是讓兒子去唸書，最後失去了兒子。如今孫子要去更遙遠的美國，會不會又失去了這個家庭中唯一的寄託？

在萬般不捨下，祖父母及媳婦，送孫子上船。一直到民國五十幾年，出國留學，很多都真是漂洋過海。一去多年，

靠著一封封的家書報平安。四、五十年前，台灣有電話的家庭極少，而且故園東望路漫漫，出國者都是一去多年未曾回台。日復一日等待郵差的日子，總算能結束了。孫子來信說已拿到博士學位，並且大學老師要他回母校任教。祖父母望子成龍失敗，終於望到了孫子的成龍。這一盼望就將近是 50 年。而那位當年以為找到一“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”的苦命女子，也在將近 30 年後，於兒子身上見到了希望。

30 年前（民國 67 年）我出國留學。在國外待了 6 年，期間結婚並完成學位。民國 73 年，帶著襁褓中的女兒回到高雄，自此定居下來。去年 8 月，女兒隨著我們的腳步，到美國普渡大學唸書。自從知道女兒打算出國，家母一方面高興，一方面百般不捨，且擔心不已。覺得她一個獨生女，如何能在國外過活？要掛念兩代，真是偉大的母親。那時我就一直想著前面這個故事。

女兒抵普渡大學後，第二天便立即參加英語測驗。去之前系上就告訴她，若考過每個月有 2000 美元的獎學金，否則每月只有 1400 美元。這是因考過與沒考過的工作性質不一樣。女兒幸運地考過了，後來才知道她是同年台灣去的學生中，極少數通過此測驗的。然後立即要受 1 週密集的教學訓練。她告訴我們試教時緊張的要命，都快喘不過氣來。事後觀看系上給她的錄影，發現自己似乎都很久才呼吸一次。所以她一抵美國，就不能有時差，立刻要進入狀況。因要忙著受訓，還必須去醫院做肺結核病的檢驗（T.B.test），到銀

心在南方

行開戶等。不認識人，環境又不熟，都是自己一個人摸索。也真難為她。

一週後便開學，除了自己修課外，她每週要帶 4 班基礎統計的實習課，每班 1 小時。11 月底的感恩節假期，她還獨自一人飛到紐約，與兩位高中同學碰面同遊紐約等地。假期結束兩週後便是期末考。我們很高興女兒學會料理事情，學會安排時間。

學期快結束前，女兒告訴我們，她下學期的工作要換了。系上指派她教一門主要是開給管理學院大學部的機率論。也就是從第一學期的協助教學，升格為要上台教書，完全負責一門課。少有第一年的研究生被挑選來教這門課，尤其她是外國學生。系主任給她一封信，說 “We need someone strong enough to take this and it’s the best teaching opportunity in our department.” 女兒很納悶系上怎麼會對她那麼有信心。如果能繼續帶原來那門統計實習課，她第二學期將輕鬆不少。

我請女兒回來後，對我們的研究生及大學生，給一“留學經驗談”的座談，並鼓勵一下學生，現在學生想出國的很少。回台度假休息，我還給她工作，但她卻沒有推辭。她說跟教書工作相比，已經沒有什麼不能接受的事。

座談會順利結束。以前女兒對上台都頗緊張，這次我發現她雖尚未能揮灑自如，但還算自在。看來去美國磨練一學期，進步不少。

女兒在台灣期間，有空時會看看她下學期要教的那門課該如何進行。我們也給她一些建議。並告訴她最重要的是要自保，因她下學期要修的3門課都很重。而自保，在她往後的日子中，將一直很重要。

1月3日送女兒去小港機場，目送她入關後，內人唸著“孤蓬萬里征”。兩年半前（民國94年7月），女兒第一次單獨出國，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暑期課，我便寫了篇“孤蓬萬里征”的文章。女兒小時候都不太敢單獨行動，去那兒都要拉著我們。她一向不好與人爭，耶誕節小朋友分禮物，她常是最後一個拿到。還有同學在給她的卡片上說她太軟弱了。但慢慢地，女兒愈來愈能接受挑戰，也學會在困境中成長。我常說她是堅苦卓絕。獨在異鄉為異客，今後她將常是孤蓬萬里征了。轉機，轉機，再轉機，再搭一個多鐘頭的巴士，於當地時間4日上午，回到普渡，7日便開學了。她也要開始每週一、三、五各要教一堂課。

上課一天後，她寄了封信回來，中間提到：

今天上第一堂機率，一開始我也忘記我講了什麼。我看了一堂半別人上的課，兩個人的方式也差很多，所以後來我就把課本的 introduction 亂講一通。

不過 set theory 的部份還算簡單，所以講得還蠻順的，一下就下課了。但是中間還是有時候想講的詞說不出來，XD，就只好趕快寫出來，比我預

心在南方

計想講的東西少了一點。只是想到以後一個禮拜要準備三天，還是覺得快昏倒了。

上了一週後，又來了封信：

第一堂課是前面講壞了後面補回來，所以下課以後沒有太難過。禮拜三的課是前面例子講得好好的，最後十分鐘搞砸了，結果一直沮喪到星期四。等到星期五，自己覺得講得還算可以接受，好像雪了一點恥，所以才開心的迎接週末。

這個比帶 lab 困難，因為帶 lab 我可以個別回答大家問題，學生們可以從這當中感受到我的用心。可是現在只能在台上講，我還沒想到要怎麼讓他們覺得我有認真的準備了。因為我總是有可能會出現講爛的時候，而且平常上課我沒有辦法關心到每個人，也沒時間每堂課都準備 lecture notes，我有去聽其他美國人是怎麼帶的。我覺得他們都解釋得很好，這是我現在還沒辦法比他們厲害的地方。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能上一堂好課。

“lab”就是她上學期帶的實習課。女兒第一封信說她“亂講一通”時，我還回她“上課能亂講一通是一個很好的開始，…”。要知教書不能像是在背講稿。要羽扇綸巾，要談笑用兵。學生才會覺得這位老師，胸中自有數萬甲兵，因而產生敬意。

心在南方

未來女兒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。我很高興女兒做事的認真，也很高興女兒的不畏艱難。她的確是很勇敢的。我一方面掛念著她，一方面又覺得有“很大的機率”，她這學期仍可安然度過。“只要妳這學期能存活下來，以後就都沒問題了”，女兒在台灣期間，我跟她這樣說。(97.01.14)